

早期中沙關係

葉公超 口述 定中明 筆錄

近年來我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國之邦交和友誼日漸親密，彼此間的文化交流已在廣泛展開之中。在此舉世滔滔，世風日薄的今日，中沙兩國的偉大領袖——先總統 蔣公與沙故王費瑟以道義相結誼，推誠相見，為挽救人類的命運，扭轉乾坤的趨向，殫精竭慮，共同奮鬥，為國際外交關係史開闢了一新紀元，不僅中沙兩國朝野人士感到無限興奮鼓舞，而在國際社會中也引起了不少有識之士的重視。

大家都知道中沙兩國關係的開拓與發展到今天這個局面，固然應自民國六十（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沙前王費瑟陛下的專程來華訪問算起，其實那已經是到了「水到渠成」的階段，而在這之前還有一段鋪路的史實，尚不為國人所盡知，爰特為補述，以為來日編寫「中沙關係史」者提供一點歷史的資料。

初次晉謁紹德國王

中沙兩國之關係遠在民國二十八年即已開始，我國首先在吉達設立副領事館，派王世明為首任副領事，照料當時由國內（指當時大陸）前往沙國聖地朝覲的回教教胞。至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兩國乃締訂「中沙友好條約」。嗣因大陸淪陷，政府播遷來臺，我駐吉達副領事館遂在

當時政府緊縮駐外機構的政策下予以裁撤。迨大局稍定，乃又重行交涉復館，我駐吉達副領事館遂於民國四十（一九五二）年恢復為領事館，並於四十五（一九五六）年昇格為大使館，仍以王世明為臨時代辦。

本人於民國四十六（一九五七）年元月出席聯大會議時，適與前往美國訪問之沙前（故）王紹德同下榻於紐約華爾道夫大旅社，乃請土耳其駐美大使代為先容，約時晉見。時為民國四十六（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晚十一時。此次拜會沙王紹德之目的在設法促進中沙兩國間之關係，當時沙駐美大使海雅爾亦在座，晤談甚久，本人除曾代表先總統 蔣公向沙王致意外，並代表蔣公邀請沙王訪華，渠當即欣然接受，並謂訪問日期留待以後決定。

本人歸國後，隨即發起籌建臺北市新生南路二段之清真大寺，以便歡迎沙王紹德及招待以後來訪之中東各國元首與政要。

沙皇室與我西北馬家之淵源

沙王紹德在談話中曾提到沙國皇室與我國西北馬家之一段往事，頗饒興趣。他依稀地記憶很久以前，曾有一位中國的回教將軍率領大隊人員前往麥加朝覲，與其父王 H. M. King Abdul

Asiz Al Souel（即通稱之伊品沙德老王）晤面，受到熱烈的歡迎與優渥的款待，並成為摯友。聽說其侄（按指馬步芳將軍）現寄居埃及開羅，一九五三年曾來沙京參加父王殯禮，及慶賀本王登基大典，舊交重敘，至感快慰等語，言下頗有懷舊之情，這時我正好與沙進行換使之議，一經口頭提出，立獲沙王同意，沙王並詢馬步芳將軍是否可為我首任駐沙大使或館中要員。本人未敢答允，僅謂當向我 總統報告。

關於我西北青海馬家與沙王室世交淵源的實際背景，據說是這樣的：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前青海省老主席馬麟（字勳臣）將軍曾帶領一批人員前往麥加參加朝覲大典，當時沙國的回教老王伊品沙德在位，關係遠自中國而來的回教將領且係現任（青海）省主席，遂待以上賓之禮，朝覲期間兩人時常晤面，一同洗天房、駐阿拉法特山，而在米納山谷大露營期間，兩人帳篷相去不遠，朝夕相見。由於伊斯蘭弟兄之情誼，更由於英雄識英雄之關係。兩人之間很自然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沙國雖已發現石油，但尚未大量開採，經濟情況尚未開展，馬麟主席當時曾攜帶了一筆為數可觀的現金，原擬在麥加聖地建立一所「中國哈吉館」，以為接待中國朝覲者下榻之處（按中東各回教大國如土耳其、伊朗、印

度、巴基斯坦、印尼等均設有類似之哈吉館)，嗣以寧夏省馬老主席福祥將軍及其哲嗣馬鴻逵將軍父子早已在麥加設有「哈吉館」，爲了避免重複及不願掠美起見，乃決定作罷。而將該筆鉅款——計中國銀圓二十萬元（以民國二十五年銀圓與美金匯率折合美金約合七萬餘元），分爲兩部份，一半用來啟發沙國及外來朝覲之窮苦教胞弟兄，作爲慈善捐助，另一半則作爲沙國對我國朝覲教胞改進設施之用，一時轟動全沙國，引起朝野之重視與尊敬，因而也贏得了沙國政府與人民對我中華民國之好感與友誼，可以說無意中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國民外交」！

大陸淪陷後，前青海省政府主席兼西北行政長官馬步芳（子香）將軍（按即青海先主席馬麒將軍之哲嗣、老主席馬麟將軍之親侄）於三十八年帶領隨從百餘人前往麥加朝覲，曾晉謁沙國王伊品沙德，老王聞係馬麟將軍之親侄且官階更高，遂亦待之上賓之禮，當時紹德國王爲王儲，也與馬步芳將軍有數面之緣，後來馬將軍定居開羅，時有聯絡。四十二（一九五三）年沙老王逝世（歸真），馬步芳將軍曾專程前往沙國參加老王殯禮，同時也以貴賓身分參加了慶賀紹德國王登基大典，頗受紹德國王之禮遇。此即爲沙國皇室與我西北青海馬家成爲世交之由來，直至民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埃及與中共建交，馬步芳將軍傑於民族大義，乃毅然移居沙國。

中沙建交換使經過

民國三十九年先總統 蔣公復職後，本人蒙

召見於草山（陽明山行館），垂詢關於外交部的動向和計劃，並問我有何準備？先總統說：「我們以後不能完全依靠美國，我們要在別的地區加強關係」。他又說：「但在軍事方面還要跟美國繼續交涉。」我接着就說：「我們與美國的軍事關係，似乎應當配合美國現在的圍堵政策，至少美國必須承認我們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與戰略地位。」先總統說：「美國應當和我們簽訂一項軍事協定，把我們和它的圍堵政策作爲它在亞洲的基礎。現在美國的困難是根本不願意和我們站在一起來對付中國大陸」。我說關於這一點我從前已有過報告。先總統說：無論如何，我們還必須再與美國接洽，把臺灣作爲它們圍堵政策的基礎。

關於這一點，我補充說：我們現在很想要加強我們在中東地區和中南美地區的關係。先總統認爲這都很重要，我當時說：我個人準備前往訪問中東的回教國家，尤其是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黎巴嫩、敘利亞，和土耳其等國。至於中南美地區，我想請（當時）外交部次長沈昌煥以特使身分率團前往訪問，以答謝中南美各國年來在聯合國中對我代表權問題所給予之有力支持。這兩種計劃都獲得 先總統的同意，他並且要我趕快實行。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九日 先總統遂發佈命令正式任命馬步芳將軍爲我首任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大使。馬大使於同年九月九日向沙王紹德呈遞到任國書，至此我與沙國換使工作順利完成，中沙兩國關係乃步入一新里程。

與紹德王先後敘談

紹德國王生性淳厚，有長者風，且平易近人，很健談，對於中國人似乎具有一種特殊的好感，在我和他幾次的晤談中可以體會得出來。令人不知不覺之中產生一種親切感，彷彿與老友重逢，閒話家常。我記得在沙京利雅德跟紹德國王的談話中，主要的內容有以下幾點。

一、對美國的不滿。沙王紹德對於西方國家頗感不滿，他說：西方人對於回教徒——穆斯林懷有傳統上的蔑視心理與偏見，而且他們認爲在沙國的石油投資乃是他們國內工業的一環，並不承認沙國的石油生產對他們的繁榮有所貢獻。事實上沙國的石油操在阿美石油公司之手，沙國希望今後能有一部份股權轉入沙國手中，由沙國自己支配，但沙王說，此事頗不容易，到時候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石油公司全體員工實行罷工，二是每日酌量減產，但是我們沙國對這兩種手段都不願採行，他認爲最好的辦法是所有產油國家能聯合一致來對西方消費石油國家採取一項友好而非對抗的合作，以達到互利互助的目的。這是阿拉伯人的理想。然而西方人士對這一點却不完全明瞭或覺悟！

二、對我們的關心。有一次談到我國的工業問題，沙王說，我聽說臺灣工業進步，已開始有所輸出了，不知最主要的產品爲何？我回答說：「蔗糖」。沙王又問，臺灣有何天然資源？我說，天然資源很少，多賴自日本進口原料在本地加工製造後再行輸出。沙王說，你們和日本作戰多

略帶失望，但已流露出對我們的關懷。

沙王的好客與慷慨

阿拉伯民族向以慷慨好客著稱，我們這次到沙國訪問曾親身體驗了這種感人的盛情。茲略述一、二於后：

①接待新疆難胞：我在沙京訪問時，我國新疆逃往沙國的難胞已有好幾百人（另有我西北甘、寧、青各省的回教難胞為數逾兩萬，多居住在塔以府），我立刻叫團員陳秘書家博代表我去探視慰問。由一位沙國官員陪同前往，不料沙王早已知道，次日會面時沙王告訴我，他「已派人去新疆穆斯林弟兄居住地，每人致送一點零用金和一頂白帽」。我當即表示感謝之意。由這一點小事看來，沙王對我國回教難胞可以說是關懷備至！聞以後又陸續到了不少新疆籍難胞，沙政府都已予以適當的安置與照顧，誠令人不勝感激。

②沙王親自導遊：我在沙京訪問十天期間，沙王紹德幾乎天天和我見面，除正式款宴外，還親自導引我們參觀各項建設和競賽活動，如①地下噴出之熱泉，②阿拉伯式的賽馬和賽駱駝，③沙漠中放鷹打獵，④回教法庭的審案情形，⑤正在興建中的學校等，在官式的訪問節目外增加了一些私人的休閒活動節目，令人不僅不覺疲累反而覺得頗富人情味，平添親切之感。

③全部免費招待：最令人感動的事是這樣的：有一天隨團訪問的中央社駐紐約特派員李強光君，正在和旅館櫃台服務人員結算電報費的時候

了不到三千美金的預算很多，正感為難時，適有一位沙國政府官員經過，得悉詳情後，乃毫不猶豫地立刻關照旅館負責人說：「國王有諭：所有中國外交部長訪問團的一切開支費用，包括電報費在內，一律免費招待。」李君之團立刻疏解，一時傳為美談！

結 語

本人訪問中東各國的詳細經過情形，除另有紀錄，不再贅述外，此次訪問沙國獲得了不少寶貴的經驗，受益良多，沙國是伊斯蘭——回教的發祥地，現在仍是以回教治國的惟一國家，不但法度謹嚴，治安良好，民風淳樸，社會安和，足資取法，而沙國人一般思想行為、風俗習慣多與

外國不同，但對於是非善惡的判斷則有其本身的標準與原則，不受外來的影響，對於友誼的衡量也是以別人對伊斯蘭教及對沙國本身的尊嚴與地位之是否尊重而定，我獲得了這些經驗以後，即以它作為訪問其他阿拉伯及回教國家的依據，竟無往而不利。

時至今日，中沙兩國邦交日篤，兩國關係已經發展到水乳相融的地步，雙方合作無間，已到了相互依存的境地，盱衡世局，赤禍橫流，中東局勢動盪不安，日益緊張之際，中沙兩國同為反共重鎮，彼此更應加強合作，遙相呼應，互為聲援，遏阻共產邪惡勢力的擴張，才是中沙兩國以道義相交的真諦。今日我們追溯中沙邦交的歷史，飲水思源，紹德國王之深厚友誼實乃奠定中沙邦交的基礎。（選自時代文摘）



九十三國民士博超公葉
相照的時長部交外任年